竹窗二筆目錄

般若咒　儒童菩薩
臨濟　鴈蕩山
悔不爲僧　佛法作人情
黃梅衣鉢　耳根圓通
極樂世界　一轉語
法華要解 一二　朱學諭
本身盧舍那　衣帛食肉
執著　好古 一二
立義難　不作佛事

鮑勔　門庭高峻
魔著　叅方須具眼
人身難得　事怕有心人
老成然後出世　繼祖傳燈
殺罪　宗門語不可亂擬
看語錄須求古人用心處
夜氣　佛印
學貴精專　菩薩慈勝聲聞
宗乘不與教合　放叅飯
僧堂　結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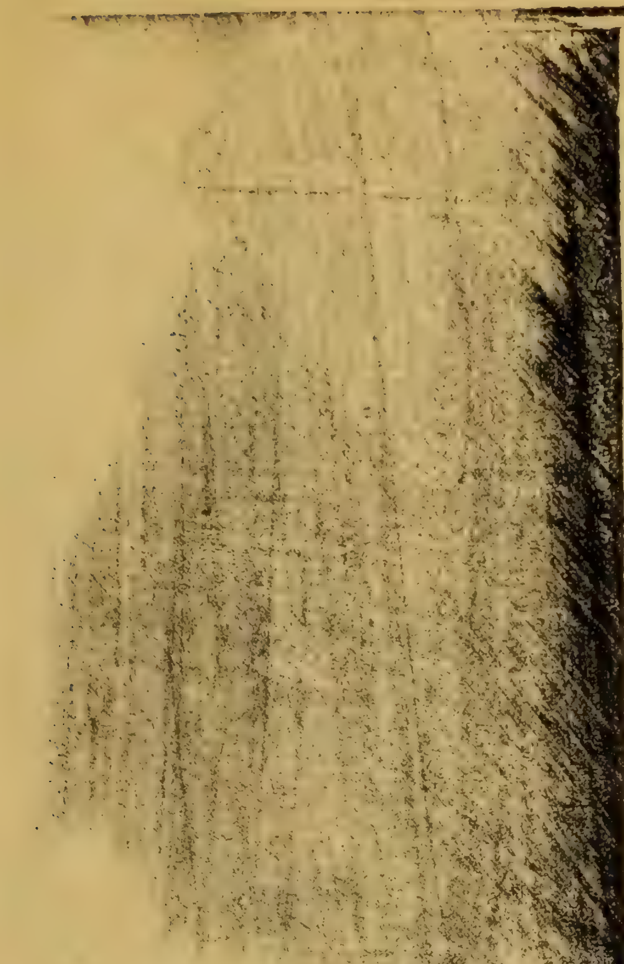
蓮社　心膽
太牢祀孔子　儒佛交非
好名　梁武帝
王所花　此道
金色身　出家休心難
蠶絲一二　呂文正公
學道無倖屈　著述宜在晚年
機緣　般若一二三
天台止觀　看忙
辨融　禪講律

古玩入吾手　悟道難爲善易
重許可　放生池
崔慎求子　無子不足憂
後身 一二三　王介甫
喜怒哀樂未發 一二　中峯示衆
醮事謝將殺生　齋月戒殺
戒殺延壽　宋元悟道居士
無義味語　信施難消
知道不能造　遠官字
念佛鏡　參究念佛

急叅急悟　解禪偈
范景仁　習俗
厭喧求靜　除日
淨土難信之法一二三　念佛不礙叅禪
醫戒殺生　勘驗
百法寺道者　出世間大孝
即心即佛　世智辨聰有失
好奇　無常信
叅禪非人世中事　出家一二
得悟人正宜往生淨土

叅禪　印宗法師
親師　華嚴大藏一經
袁母　儒佛配合
立禪　論疏
淨土不可言無　隨處淨土
陰陽　出胎隔陰之迷
劉道原不信佛法　傳佛心印
傳燈　金丹
四十二章經遺教經　大悟小悟
憫下　菩薩

願力 不起念 一二
九品往生 千僧無一衲子
惜寸陰 萬年寺
富貴畱戀人 鵝道人
生日 因病食肉
人患各執所見 姚少師 一三



後學雲棲寺沙門袾宏著

般若咒

般若心經曰。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蓋指般若爲咒。非指揭諦揭諦四句也。今人但知咒屬蜜部。而般若心經。顯部也。是顯部亦咒也。此持咒家所忽焉而不察者也。又阿彌陀佛四字。悉皆梵語。使前人不加註釋。與大明準提蜜部何別。今人但知大明準提爲咒。而彌陀佛名也。是佛名亦咒也。此持咒家所忽焉而不察者也

儒童菩薩

相傳孔子號儒童菩薩。或曰：吾夫子萬代斯文之祖，而童之。童之者，幼之也；幼之者，小之也。彼且幼小吾師，何怪乎儒之闢佛也。又僧號比丘，丘，夫子諱也。比者，竝也。僧，佛弟子，而與夫子竝，彼且弟子吾師，何怪乎儒之闢佛也。是不然。童者，純一無僞之稱也。文殊爲七佛師，而曰文殊師利童子；善財一生得無上菩提，而曰善財童子；乃至四十二位賢聖有童眞住。皆歎德之極，非幼小之謂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若夫比丘者，梵語也。梵語比丘，此云乞士。

亦云破惡。亦云怖魔。比非比並之謂。丘非丘陵之謂。葢僅取音不取字也。例如梵語南無。此云歸命。南不取南北之南。無不取有無之無也。噫。使夫子而生竺國。必演揚佛法。以度衆生。使釋迦而現魯邦。必闡明儒道以敎萬世。葢易地則皆然。大聖人所作爲。凡情固不識也。爲儒者不可毀佛。爲佛者獨可毀儒乎哉

臨濟

先德有言。臨濟若不出家。必作渠魁。如孫權曹操之屬。曷爲乎。以臨濟擬孫曹也。葢擬智非擬德也。昔人謂生子當如孫仲謀。而孔明亦言曹操用兵。彷彿孫

吳智可及矣使其不以此智外役而以此智內旋舉平生神機妙算盡抵在般若上則於道何有又古云悉達若不出家必作轉輪聖王此兼智兼德之論也大小殊而其意一也

鴈蕩山

台鴈號兩浙名山而鴈蕩尤奇有輕千里褁糧而往遊者予昔應太平之請去鴈蕩僅一由旬期滿院主白予爲鴈蕩遊予欲往而忻然從遊者百餘衆因討彼山久無接待徘徊歷覽往返不下半月費粟數石院貧不能支遂堅執巳之衆怏怏乃慰之曰鴈蕩之

勝。在震旦中。尚有過之者。卽震旦最勝處。不及天宮。天宮展轉最勝處。不及西方極樂世界。公等不慕極樂。而沾沾厲蕩是慕。何也。竟不去

悔不爲僧

唐宰相杜黃裳。臨終自悔不得爲僧。命剃染以殮。又宋名執政某。遺命亦然。此非宿世堅持正因。焉能居大位而醒然不昧。風火散時。具如是耿耿操略。然有二說。或一念之迷。至死反本。或故爲示現。警悟同流是未可知也

佛法作人情

妙喜自言昔時爲無眼長老胡亂印證後見圓悟老人始得大徹乃立誓自要定不以佛法作人情妙喜可謂大慈大悲眞萬世人天眼目也惜乎生晚不獲親承爐鞴爲可恨耳然妙喜謂無眼長老以東瓜印子印學人今學人多以東瓜印子印自己妙喜見之又當何如

黃梅衣鉢

古德示衆云黃梅衣鉢非但時時勤拂拭者不合得直饒何處惹塵埃亦不合得且道畢竟作麼生合得衣鉢一僧下九十九轉語不契最後云定要他衣鉢

作甚古德乃忻然肯之噫師可謂殺人須見血弟子可謂直窮到底者矣

耳根圓通

楞嚴擇選圓通獨取耳根然世尊為一期化導之主而以見明星悟飲光為萬代傳燈之祖而以見拈花悟皆屬眼根者何也此有二義一者隨眾生義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故二者遣著義眾生處處著聞圓通獨尚耳根便謂餘根不能入道故是故豪傑之士根根圓通如大福德人執石成寶善讀楞嚴者詳之

極樂世界

或疑華嚴謂極樂僅勝娑婆而大本彌陀經言勝十方何也一說勝十方者止是相近娑婆之十方非華藏世界之十方也其說亦是而猶未盡良由僅勝之說蓋以晝夜相較故云娑婆一劫爲極樂一晝夜極樂一劫爲袈裟幢一晝夜展轉歷恆沙世界以至勝蓮華乃專取時分短長之一節非全體較勝劣也不然人間千萬年爲地獄一晝夜將地獄勝人間耶又例之若定執身量之長短較優劣則盧舍那佛僅高千丈而修羅高八萬四千由旬將修羅勝舍那耶是

故謂極樂勝十方。即廣遠言之。亦自不礙

一轉語

先德開示學人。謂我今亦不論你禪定智慧神通辨才。只要你下一轉語諦當。學人聞此便晝夜學轉語。錯了也。既一轉語如是尊貴。如是奇特。則知定不是情識卜度。見解依通。所可襲取。蓋從眞實大徹大悟中。自然流出者也。如其向經教中。向古人問答機緣中。以聰明小智。模倣穿鑿。取辨於口。非不語句尖新。其實隔靴抓癢。直饒一 剎那下恒河沙數轉語。與自己有何交涉。今莫管轉語諦當不諦當。且拋向不可

說不可說世界之外只牢守本參密密用心時時不捨但得悟徹時豈愁無語吾雖鈍根不敢不勉

法華要解一

法華一經天台之為玄義文句也大而詳溫陵之為要解也精而約天台尚矣溫陵亦不可輕也或曰先閱要解後參之玄義文句其勝劣相去遠甚而云溫陵不可輕者何謂也夫溫陵生天台後玄義文句等書皆所歷覽其銖銖而分縷縷而辨非不知之第其解以要名正取直捷簡徑而復繁詮曲釋窮遠極深則博而非要矣況列科多用天台舊文其不用者亦

自有意中間解文暨義或得或失學者宜虛心平氣而玩之可也

法華要解二

前云中有得失試舉其失經云五衆之生滅要解謂是五趣然五衆者五蘊之別名智論反覆明之而曰五趣者失於考也試舉其得如藥王焚身要解謂妙覺圓照離於身見得蘊空故乃能如是若不達法行空慕其跡徒增業苦蓋發天台之所未發而淺有益於後學者也

朱學論

嘉禾朱懋正言其曾大父學諭公既歸田以所得俸金搆小屋於郊外讀書其中扃戶謝客雖子姪姻戚以至邑令長罕得覯其面獨一老友每晡時來共奕數局飲數行浩歌數章則入暮矣乃就寢率以爲常與世隔絶如在窮谷深山中年八十九月夜登橋失足微疾二子迎歸將終援筆諄諄誨以道義不及瑣細家務書畢瞑目逝俄開目云尚欲囑嘉定嘉定者公之孫初成進士宰嘉定於是復爲書教以始終清介毋宦成渝其晚節因擲筆長往噫公未聞佛法而臨行磊落瀟灑有久修所不及者何故良由心無係

累佛法已思過半。彼終日喃喃誦經說法而心不淨。末後慞惶揮霍反俗士之不若。亦何怪其然乎。吾於是有感向使公得聞佛法以彼幽潛孤絕之力盡心於般若。奚患大事之不明乎。吾於是重有感

本身盧舍那

僧問古德如何是本身盧舍那。答云與我過拂子來。俄而曰置舊處。僧理前問曰古佛過去久矣。又云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後人由此以舉手動足。開口作聲。便爲眞佛。是則誠是而實不是所謂認賊爲子者也遂將栢樹子麻三斤。翠竹黃花鳥啣

猿抱等一槩認去豈不誤哉俱胝遇問卽豎一指魯祖見僧回身面壁昔人道我若看見拗折指頭予亦云待渠回身攔胸踏倒

衣帛食肉

晦菴先生闢佛空谷力爲辨駁矣雖然晦菴亦有助佛揚化處不可不知也其解孟子曰五十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夫獸毛蠶口害物傷慈佛制也必五十乃衣帛則衣帛者鮮矣食肉者斷大慈悲種子佛制也必七十乃食肉則食肉者鮮矣今孩提之童固已重裘純

俱衞其形。烹肥割鮮。飫其口。曾不待壯。而況老乎。使晦菴之說行。寧不爲佛法少助。咨晦菴者不之察。吾故爲闡之

執著

人恒病執著。然亦不可槩論。良由學以好成。好之極名著。羿著射。遼著丸。連著琴。與夫奢奕者至屏帳垣牖。皆森然黑白成勢。著書者至山中木石盡黑。學畫馬者至馬現於牀榻間。夫然後以其藝鳴天下。而聲後世。何獨於學道而疑之。是故參禪人至於茶不知茶。飯不知飯。行不知行。坐不知坐。發篋而忘扃。出則

而忘衣。念佛人至於開目閉目而觀在前攝心散心而念恒一不舉自舉。不疑自疑。皆著也。良由情極志專。功湥力到。不覺不知。忽入三昧。亦猶鑽燧者。鑽之不已而發焰。煉鐵者。煉之不已而成剛也。所惡於著者。謂其不知萬法皆幻。而希果之心急。不知一切唯識。而取相之意湥。是則爲所障耳。槩慮其著。而悠悠蕩蕩。如水浸石。窮歷年劫。何益之有。是故執滯之著不可有。執持之著不可無

好古

數輩好古者。羣居一堂。各出其古以相角。有出元宋

五季時物者。衆相與目笑之。已而唐。而晉。而漢。而秦。而三代。恨不得高辛之鏞。燧人之鑽。神農之琴。大昊之瑟。女媧氏所煉五色石之餘也。一人曰。諸君所畜誠古矣。非太古也。非太古之太古也。衆曰。然則日月乎。曰。未古也。有天地然後有日月。然則天地乎。曰。未古也。有虛空然後有天地。然則虛空乎。曰。未古也。吾所畜。日月未生。天地未立。空劫以前之物也。諸君不恪千金。以博一爐一瓶一書一畫。而不知寶其最古亦惑矣。衆相視無語

好古 二

俄而曰子之古人所同也非子所獨也奚貴焉曰同有之同迷之迷則不異於無雖謂吾所獨非過也曰吾輩之古歷歷可覩子之古安在其人展兩手示之衆復相視無語

立義難

昔劉歆初定古文春秋左氏及毛詩尚書等時儒嫉之議論蜂起晦菴作濂溪太極圖解書一出而衆喙交集乃至南嶽剏般若之旨初祖開直指之禪義學不然其言加以毒害況今人乎議禮之家名爲聚訟甚哉立義之難不可不慎也

不作佛事

或言父母之喪不作佛事。此晦菴家禮也。嗟乎。世遂有生子登樞要。饒財寶。而不得其爲己禮一佛。誦一四句偈。飯一沙門。復於七七日中。宰牲牢。致胙於宗族交遊。以爲崇正道。闢邪說。不知秪以增親之業。助其沉淪。死者有知。當撫膺痛哭於泉下矣。反不及貧人之子。得報其親也。豈不重可哀哉。顏氏家訓。古今人所讚歎。而其間獨曰必作佛事。顏朱皆賢者也。試合而觀之

鮑勔

眞誥云。鮑靚未知道但朝暮扣齒不息。鬼使不能取。蓋扣齒集身中之神。神不離。故鬼不得近。向使以扣齒之力修眞何眞之不成。予謂豈獨修眞。以扣齒之力念念扣已而參。何佛之不成乎。夫身中之神。秖是一精魂耳。力尚伏鬼。況經云。受持一佛名者。有百千大力天神爲之擁護。又云念佛之人。佛住其頂。今也勤爲扣齒之細故。而甘捨念佛之大道。惜哉

門庭高峻

古所稱門庭高峻者。如淨名示疾。諸阿羅漢俱云。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文殊亦云。彼上人者難爲酬對。是

也嗣後宗門諸大老或棒或喝或豎指或張弓或垂一則語如木札羮不可味如太阿劒不可觸如水中月不可執捉非久叅上士莫敢登其門者是之謂門庭高峻也豈駕尊示威厲聲作色之謂哉

魔著

魔大約有二一曰天魔二曰心魔天魔易知且置勿論心魔者不必發風發癲至於褻尊慢上無復顧忌因首𧝑衣不避譏嫌而後爲魔也一有所著如耽財耽色耽詩耽酒耽書耽畫等亦魔也豈唯此哉妄意欲功蓋一時名垂百世亦魔也豈唯此哉卽修種種

諸善法門。妄意希望成佛亦魔也。豈惟是哉。即如上所說諸魔。皆悉無之。而曰我今獨免於魔。亦魔也。微矣哉。魔事之難察也

叅方須具眼

爲僧於正法之世。惟恐其分別人。爲僧於末法之世。惟恐其不分別人也。何也。末世澆漓。薰蕕雜處。苟藻鑑不審。決擇失眞。以是爲非。認邪作正。宜親而反踈之。宜遠而反近之。陶染匪人。久而與之俱化。劫劫生生。常爲魔侶。叅方可弗具眼乎哉

人身難得

一失人身。萬劫不復。此語誰不知之。知之而漫不加意。與不知同。昔須達爲佛營室。佛視地上螻蟻。而謂達言。此蟻毗婆尸佛以來。經今七佛。尚在蟻身。夫一佛出世。歷年甚久。矧曰七乎。釋迦而後。過五百餘萬歲而慈氏下生。名第八佛。未知此蟻脫故身否。縱脫蟻身。未知何日當得人身也。今徒見舉目世人。比肩相摩。而不知得之之難。如是既得人身。漠然空過。眞可痛惜。予之懈怠空過。不能不深自痛惜。而併以告夫同志者

事怕有心人

高峯自叙悟由而曰不信有這般奇特事事怕有心人故也此語彼所自證眞實不虛學道人所宜諦信且何名有心世間一技一藝其始學不勝其難似萬不可成者因置不學則終無成矣故最初貴有決定不疑之心雖復決定而優游遲緩則亦不成故其次貴有精進勇猛之心雖復精進或得少而足或時久而疲或遇順境而迷或逢逆境而墮則亦不成故其次貴有常永貞固誓不退轉之心高峯拚一生做箇癡獃漢定要見這一著子明白是之謂眞有心丈夫也又古云三昧不成假令筋斷骨枯終不休歇又云

道不過雪竇不復登此山又云不破疑團誓不休如是有心何事不辨于甚愧焉不敢不勉

老成然後出世

古人得意之後於溪山窮谷中煨折脚鐺潛伏保養龍天推出然後不得已而應世後人漸不如古然于猶及見作經論法師者作瑜伽施食法師者學成而年未盛尚徐徐待之比來少年登座者紛如矣佛法下衰不亦宜乎

繼祖傳燈

世有恒言凡大徹大悟繼祖燈續佛慧命者須是三

朝天子福。七代狀元。才始得斯言似過。而理實然。昔中峯老人謂無量劫來生死。今日要與和盤翻轉。豈易事哉。是故十善始得生天。人空方證小果。久積萬行之菩薩。尚不免曝腮龍門。則三朝七代。猶近言之也。王六合。魁多士。猶小喻之也。極之。蓋不可思議功德智慧之所成就也。雖然。亦烏可以難自諉。而付之絕望乎。但決心精進。逢魔不退。遇難轉堅。研窮至理。以悟爲則。不患無相應時節。何以故。以宿世善根難測故。

殺罪

孔明籐甲之捷。燒諸洞蠻。悉成煨燼。其言曰。吾雖有功於國。損吾壽矣。世人咸知殺人爲罪矣。而於牛羊犬豕等。日就庖廚。則恬然不知怪。寧思薄乎云爾。烏得無罪。禮云。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世人咸知殺畜之大者爲罪矣。而於蝦蜆螺蛤等。一下筯以千百計。則恬然不之怪。寧思薄乎云爾。烏得無罪。噫。據含靈皆有佛性。則蟻與人一也。何厚薄之足云。如其貴欺賤。強陵弱。則人可殺而食也。亦何厚薄之足云。梵網稱凡有命者。不得故殺。其旨浚哉

宗門語不可亂擬

古人大悟之後。橫說豎說。正說反說。顯說密說。一一契佛心印。皆眞語實語。非莊生寓言比也。今人心未妙悟。而資性聰利。辭辯捷給者。竊看諸語錄中問答機緣。便能模彷。只貴顛倒異常。可喜可愕。以眩俗目。如當午三更。夜半日出。山頭起浪。海底生塵。種種無義味語。信口亂發。諸無識者。莫能校勘。同聲讃揚。彼人久假不歸。亦謂眞得。甚至一棒打殺與狗子喫。這裏有祖師麼。喚來與我洗脚。此等處亦復無忌憚。往往效嚬。吁。妄談般若。罪在不原。可畏哉

看語錄須求古人用心處

凡看古人語錄文字。不可專就一問一答一拈一頌。機鋒峻利。語妙言奇處。以爽我心目。資我談柄。須窮究他因何到此大徹大悟田地。其中自叙下手工夫。刻苦用心處。遵而行之。所謂何不依他樣子修也。若但剽竊模擬。直饒日久歲深。口滑舌便。儼然與古人亂眞。亦只是剪綵之花。畫紙之餅。成得甚麼邊事。

夜氣

蘇子瞻謂某公不學禪。臨終自知時至。諸子求教。教以第一五更早起。諸子不悟。謂爲勤家。公曰。不然。謂

五更勾當臨死時將得去者是也昔人云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隨身之業將得去者也而業有二一者事業二者道業事業有善有惡惡業且置善業則所修之福道業則所修之慧也而必以五更者孟子所謂夜氣也雖然更有無所將來無所將去者此則不但五更應念念勾當而不可須臾離也

佛印

東坡詩有遠公沽酒延陶令佛印燒猪待子瞻之句予謂大解脫人不妨破格相與然沽酒猶可燒猪不已甚乎假令俠客藉口子瞻狂僧效嚬佛印初始作

偏。誰當其辜。故此事未可信。古謂詩人託物比興不必實然。是也。脫有之。子瞻且置。佛印依律趁出院。

學貴精專

米元章謂學書須是專一。於是更無餘好。方能有成。而予聞古之善琴者。亦謂專攻三二曲。始得入妙。斯言雖小可以喻大。佛言制心一處。無事不辦。是故心分兩路。事不歸一。情專志篤。三昧速成。叅禪念佛人不可不知。

菩薩慈勝聲聞

經云。聲聞人於罵者害者。或嘿然。或遠離。菩薩則不

然更加慈心。愛之如子。方便濟度。故遠勝聲聞。不可爲比。予唯世人恒苦辱之難忍。況不唯忍辱而更慈愛之乎。經又云。衆生無恩于菩薩。而菩薩常欲利益衆生。予唯世人尚有受恩不報。況無恩於己而乃利益之乎。得斯旨者。天下無一人不可與。天下無一人不可化。

宗乘不與教合

曾宗元學士。以中庸大學。參楞嚴而和合宗門語句。質之雪竇顯禪師。顯云。這箇尚不與教乘合。況學庸耶。學士須直捷理會。乃彈指一下云。但恁麼薦取宗

元言下有省夫一代時教修行人所據以爲準的者。不與教合則魔説也而云然者是即教外別傳之旨也傳在教外則教之所談者何事夫亦離指見月而得意於語言文字之表云爾且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萬代宗門傳法之始也今翻案云這箇尚不與拈花合花外有別傳也則何如古人謂俱胝悟處不在指頭上今雪竇彈指宗元有省又翻案云這箇尚不與彈指合指外有別傳也則何如

放參飯

越地安禪夜作齋其名曰放參飯競爲侈靡勝於午

齋相沿成習久矣。昔有尊宿。聞隣房僧午後作食。不覺泣下。悲佛法之凌夷也。故僧禁過午食。况夜食耶。律言人間碗鉢作聲。餓鬼咽中起火。乃於漏深人靜。而砧几盤盂。音響徹其耳根。又煎煮烹炮。馨香發其鼻識。忘慈悲之訓。恣口腹之欲。於心安乎。或曰中夜饑如之何。則代以菓核餠餌之類。不煩鍋銚者可也。况持過午者。午後至明。不食纖物。我等晚有藥石。何不知足之甚。

僧堂

古尊宿開堂安衆。或三百五百。乃至黃梅七百。雪峯

盈千。徑山千七百。予初慕之。自悲生晚。不得入彼龍象之聚。今老矣。始知正像末法。信非虛語。廣羣稠會之中。覓一二眞實辨道人。尚不可得。故金企羅尊者。三人爲朋乞食。慈明圓禪師。六人結伴以參汾陽。而三人證羅漢。六人成大器。如其取數多而證者希。成者寡。雖多奚爲。予作僧堂。僅容四十八單。較古人什不及一。茲猶覺其多。仍狹而小之。非無普心。在末法中理應如是。

結社會

結社念佛。始自盧山遠師。今之人。主社者得如遠師

否。與社者得如十八賢否。則宜少不宜多耳。以眞實修淨土者。亦如僧堂中人故也。至於男女雜而同社。此則廬山所未有。女人自宜在家念佛。勿入男羣。遠世譏嫌。護佛正法。莫斯爲要。願與同衣共守之。又放生社。亦宜少不宜多。以眞實慈救生靈者。亦如佛會中人故也。愚意各各隨目所見。隨力所能。買而放之。或至季終。或至歲終。同詣一處。會計所放。考德論業。片時而散。毋侈費齋供。毋躭玩光陰。可也。願與同衣共守之。

蓮社

世有無賴惡輩。假仗佛名。甚而聚衆至謀爲不軌。然彼所假皆云釋迦佛衰。彌勒佛當治世。非廬山遠師蓮社也。遠師勸人舍娑婆而求淨土。其教以金銀爲染心之穢物。以爵祿爲覊身之苦具。以女色爲伐命之斧斤。以華衣美食田園屋宅爲墮落三界之坑穽。惟願脫人世而胎九蓮。則何歆何羨。而彼假名彌勒者。正以金銀爵祿女色衣食田宅誘諸愚民。俾悅而從己。則二者冰炭相反。不可不辨也。然蓮社中人。亦自宜避嫌遠禍。向所謂宜少不宜多者。切語也。予曾有在家眞實修行文勸世。其大意謂凡實修者。不必

成羣作會家有靜室閉門念佛可也不必供奉邪師家有父母孝順念佛可也不必外馳聽講家有經書依教念佛可也不必惟施空門家有貧難宗戚隣里知識周急念佛可也何以故務實者不務外也願為僧者幸以此普告諸居士

心膽

古人有言膽欲大而心欲小膽大者謂其有擔當也心小者謂其有裁酌也擔當故千萬人吾往裁酌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正論也至於僧則反是吾謂心欲大而膽欲小心大故幷包十界荷負萬靈而弘

度無盡。膽小故。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持之無敢慢。今初學稍明敏者。近蔑時輩。遠輕昔人。藐視清規。鄙薄淨土。膽則大矣。鞫其眞實處。則唯知有己。不知有人。唯知保養顧愛其撮爾之血肉身。不知恢復充滿其廣大之法界量。心則小矣。或曰。黃檗號麤行沙門。非膽大之謂乎。噫。拙於畫虎者。不成虎而類狗。爾所謂膽大者。吾恐不成麤行沙門而成無賴僧也。可弗愼歟。

太牢祀孔子

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史官書而美之。此有二

意一則暴秦焚書坑儒之後而有此舉二則帝固安事詩書毀冠辱儒之主也而有此舉故特美其事耳據孔子之道德則賢堯舜配天地逾父母雖烹龍炮鳳煮象炙鯨亦何足酬恩于萬一而況騂且角之一物乎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易之明訓也儀不及物神將吐之況於聖人乎用是例之其餘可知矣惜乎自古及今相沿已久而莫可挽也

儒佛交非

自昔儒者非佛佛者復非儒予以爲佛法初入中國崇佛者衆儒者爲世道計非之未爲過儒既非佛疑

佛者衆。佛者爲出世道計。反非之。亦未爲過。迨夫傳韓非佛之後。後人又彷效而非。則過矣。何以故。雲既掩日。不須更作烟霾。故迨夫明教空谷非儒之後。後人又彷效而非。則過矣。何以故。日既破暗。不須更作燈火。故聚實而論。則儒與佛。不相病而相資。試舉其略。凡人爲惡。有逃憲典於生前。而恐墮地獄於身後。乃改惡修善。是陰助王化之所不及者。佛也。僧之不可以清規約束者。畏刑罰而弗敢肆。是顯助佛法之所不及者。儒也。今僧唯慮佛法不盛。不知佛法太盛。非僧之福。稍制之抑之。佛法之得久存於世者。正在

此也知此此則不當兩相非而當交相贊也

好名

人知好利之害而不知好名之爲害尤甚所以不知者利之害粗而易見名之害細而難知也故稍知自好者便能輕利至於名非大賢大智不能免也思立名則故爲詭異之行思保名則曲爲遮掩之計終身役役於名之不暇而暇治身心乎昔一老宿言舉世無有不好名者因發長嘆坐中一人作而曰誠如尊諭不好名者惟公一人而已老宿欣然大悅解頤不知已爲所賣矣名關之難破如是哉

梁武帝

予正訛集中。既辨明武帝餓死之誣。而猶未及其餘也。如斷肉蔬食。人笑之。然田舍翁力耕致富。尚能窮口腹以爲受用。帝寧不知己之王食萬方乎。麵爲犧牲。人笑之。然士人得一第。尚欲乞恩於祖考以爲榮寵。帝寧不知己之貴爲天子乎。斷死刑必爲流涕。人笑之。然是即下車泣罪。一民有罪。我陷之之心也。帝寧不知己之生殺。唯其所欲爲乎。獨其捨身僧寺。失君人之體。蓋有信無慧。見之不明。是以輕身重法。而執泥太過也。又晉宋以來。兢以禪觀相高。不知有向

上事是以遇達磨之大法而不契爲可恨耳若因其失國而遂爲詆訾則不可夫武帝之過過於慈者也武帝之慈慈而過者也豈得與陳後主周天元之失國者同日而論乎若因其奉佛而詆之則吾不得而知之矣

王所花

山中有花共本同枝而花分大小大者如梅如李環遶乎其外小者如橘如桂攢簇乎其中外之數大約八内之數百有餘山氓莫之奇亦莫知其名也予見而奇之矣夫同花而大小異奇矣大外圍而小内聚抑

又奇矣。因名之王所。大者心王。小者心所。王數八。外花以之。所數五十有一。內花以之。外於八或有增減。而八者其常也。內恒倍於本數者。所雖五十有一。細分之則無盡也。王外而所內者。王能攝所。所不能攝王也。王五出。所亦五出。而有五鬚者。王單而所複也。外開先。內開晚者。王本而所末也。久沉而今顯。蓋時節因緣之謂也。或曰。是花無艷色。燒之則烟氣惱人。樵者棄而不薪。奚奇焉。嗟乎。此其所以奇也。莊生貴樗木。以其不可材。然不材。人取而薪之。今不可薪。則天下之至無用者。極於是。易曰。肥遯。其此之謂乎。

此道

昔人有言。雖有駟馬以先拱璧。不如坐進此道。予因是推之。豈惟駟馬拱璧。雖王天下。亦不如坐進此道。豈惟王一天下。雖金輪聖王王四天下。亦不如坐進此道。豈惟王四天下。雖王忉利夜摩。乃至王大千世界。亦不如坐進此道。然昔云。此道。道指長生久視之道也。茲員頂方袍號稱衲子。將坐進無上菩提之大道而反羨人間之富貴者。吾不知其何心也

金色身

贊佛身曰金色。蓋取其彷彿近似。非真若人世之所

謂金也天金天銀與世金世銀例美玉之於碔砆勝劣自判蓋天金尚未足以擬佛況世金耶其精粹微妙光瑩明徹自非凡眼所覩然不可不知如今之土木成像而飾之以金箔果以爲佛之色相亦只如是則失之矣

出家休心難

人生寒思衣饑思食居處思安罷用思足有男思婚有女思嫁讀書思取爵祿營家思致富饒時時不得放下則奮然出家爲無此等累也而依然種種不忘念則何貴於出家佛言常自摩頭以捨飾好然豈惟

飾好。常自摩頭曰。吾僧也。頓捨萬緣。一心念道

蠶絲一

蠶之殺命也多而酷。世莫之禁者。謂上焉天子百官。藉以為章服。下焉田夫野婦。賴以為生計。然使自古無蠶。則必安於用布而已。若生計則民之不蠶者什九。蠶者什一。未見不蠶者皆餓而死也。或曰夫子何為舍麻而用純。蓋當夫子時。純之用已久。工簡於用麻。夫子姑隨之。知習俗之難變也。又禹惡衣服。而美黻冕。冕用純。餘未必用也。意可知矣

蠶絲二

易云伏羲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何聖人爲殺生者作俑也自古無辯之者近槐亭王公舊筆曰洪荒之世鳥獸魚鱉傷民之禾稼網罟者除物之爲民害也非取物而食之也此解不惟全物命覺世迷而亦有功於往聖矣但史稱黃帝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蠶則何說以通之予聞有野蠶者能吐絲樹之枝柯而取之者不煩於煑繭意者西陵之教其野蠶之謂乎彼家蠶或後人所自作而非出於西陵乎不然成湯解三面之網以開物之生路而黃帝盡置之鑊湯無孑遺是成湯解網而黃帝一網打盡也或曰東坡

云待繭出蛾而後取以爲絲則無殺蛹之業不知出蛾之繭縷縷斷續而不可以爲絲也未必坡之有是言也

呂文正公

呂文正公既貴顯入相上所賜予皆封識不用上知之問故公對曰臣有私恩未報蓋公微時受恩於僧寺也今相傳公少貧讀書寺中候僧食時鐘鳴即往赴僧厭之飯訖乃聲鐘公至大窘題壁云十度投齋九度空可耐闍黎飯後鐘公及第僧以紗籠其詩公至寺續云二十年前塵土面而今始見碧紗籠據前

說。則僧何賢。據後說。則僧何不肖也。倘誣枉賢者。則成口業。而世所傳。出野史戲場中。恐不足信

學道無倖屈

世間求名者。有學未成而名成。是之謂倖。以不當得而得也。有學成而名不成。是之謂屈。以當得而不得也。故云我輩登科。劉蕡下第。蓋倖與屈之謂也。學道則不然。未有名掛山林。身馳朝夕。悠悠颺颺。一暴十寒。而成道業者。亦未有苦志力行。殫精竭神。不退不休。以悟爲則。而道業無成者。蓋求名在人。求道在己。學道人惟宜決心精進而已。毋懷僥倖之圖。勿以枉

屆爲處

著述宜在晚年

道人著述。非世間詞章傳記之比也。上闡先佛之心法。下開後學之悟門。其關係非小。而使學未精。見未定。脫有謬解。不幾以負先佛而誤後學乎。仲尼三絕韋編。而十翼始成。晦菴臨終。尚改定大學誠意之旨。古人慎重。往往若此。況出世語論。談何容易。青龍鈔未遇龍潭。將謂不刊之典。而終歸一炬。妙喜初承印證。若遽自滿足。焉得有後日事。少年著述。固宜徐徐云爾

機緣

石頭之於六祖。祖知彼機緣不在此。指見青原而大悟。丹霞之於馬祖。祖亦復以機緣不在此指見石頭而大悟。乃至臨濟之自黃蘗而大愚。惠明之自黃梅而曹溪。皆然也。又不獨此。佛不能度者度於目連。亦機緣使之也。故學人得遇真善知識。直須起大信敬。今世後世。由之津梁。不可漫焉空過而已。

般若一

土之能朽物也。水之能爛物也。必有殘質存焉。俟沉埋浸漬之久而後消滅。若火之燒物。頃刻灰燼。吾以

是知般若智如大火聚。諸貪愛水逼之則涸。諸煩惱薪觸之則焚。諸愚癡石臨之則焦。諸邪見稠林。諸障礙蔀屋。諸妄想情識種種雜物。烈焰所灼。無復遺餘。古謂太末蟲處處能泊。惟不能泊於火焰之上。以喻衆生心處處能緣。惟不能緣於般若之上。故學道人不可剎那而失般若智

般若二

予病足。行必肩輿。一夕天始瞑。輿人醉而躓。傾蓋。卽有數男子攘臂攫予帽者。意謂內人。或有金寶嚴其首故也。已而大慚疾走去。予以是知般若智如大日

輪。日輪纔滅。而盜賊奸宄出矣。眞照纔疎。而無明煩惱作矣。先德謂暫時不在。猶如死人。故學道人。不可剎那而失般若智

般若 三

經言。暑月貯水在甕一宿。即有蟲生。但極微細。非凡目所能覩。故濾水而後用。若水在火上。火不熄。水不冷則蟲不生。予以是知般若智。如火煮水。觀照熾而不休。溫養審而無間。彼偷心雜惑。將何從生。故學道人不可剎那而失般若智

天台止觀

止觀治病門中。有六字氣注心下視等語。蓋止觀之道。廣無不該。卽治病之法。亦於中攝。大都與服藥同意。是以止觀代藥也。止觀之餘緒。非止觀之正旨也。後人不知此意。而養生家引以爲據。遂有外飾禪名。而內修道術者。詰之。則藉口於天台。故辨之

看忙

世有家業已辦者。於歲盡之日。安坐而觀貧人之役役於衣食也。名曰看忙。世有科名已辦者。於大比之日。安坐而觀士人之役役於進取也。亦名曰看忙。獨不曰世有惑破智成。所作已辦者。安坐而觀六道衆

生之役役於輪迴生死也非所謂看忙乎吁舉世在忙中誰爲看忙者古人云老僧自有安閑法此安閑法可易言哉雖然世人以閒看忙有矜己心無憐彼心菩薩看忙起大慈悲心普覺羣迷冀彼同德解脫則二心迥異所以爲凡聖小大之別

辨融

予入京師與同行二十餘輩詣辨融師叅禮請益融敎以無貪利無求名無攀援貴要之門唯一心辨道既出數年少笑曰吾以爲有異聞惡用是寬泛語爲予謂不然此老可敬處正在此耳渠縱吶言豈不能

掇拾先德問答機緣一二。以遮門蓋戶。而不爾者。其所言。是其所實踐。皋自行以教人。正真實禪和。不可輕也

禪講律

禪講律。古號三宗。學者所居之寺。所服之衣。亦各區別。如吾郡則淨慈虎跑鐵佛等。禪寺也。三天竺靈隱普福等。講寺也。昭慶靈芝菩提六通等。律寺也。衣則禪者褐色。講者藍色。律者黑色。予初出家。猶見三色衣。今則均成黑色矣。諸禪律寺。均作講所矣。嗟乎吾不知其所終矣